

外国文学大系

胖子图斯戴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胖子图斯戴

南希·阿·科林斯

这是座丛林。

这句话适用于美国所有的大都市，但若谈到格特姆市，所谓的丛林就变成更荒蛮的亚马孙雨林了。

格特姆似乎有种能吸引最凶狠和最奇特的两脚猛兽的磁力。多年来，它一直是贫嘴、两面派、猫女以及近来企鹅出没的场所。苦是哪座城市被自己的梦魔所折磨着，这座城市就是格特姆。

是的，这是座丛林。

然而正如每座丛林都有猛兽和猎物一样，它也有猎手。

格特姆市最了不起的猎手在市内崎岖的街道上寻找和捕杀最大和最危险的猎物时，身手是极为出色的。

“快点儿，锁匠！站这儿等你都快冻死了！”

“呆头，别嚷嚷！你嗓门这么大，是不是想把格特姆的警察都招来？！”

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朝两只千里吹了口热气，嗤之以鼻他说：“你知道胖子已贿赂了当地警察，让他们今晚别管闲事。你是怕遇上蝙蝠侠！”

“我当然怕！”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嘟味着把仓库办公室的锁撬开。大家都管马提奈兹叫“锁匠”，打扮艳俗的小阿飞呆头也不例外。

“我看不出那家伙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穿着傻里傻气的鬼节服装的笨货而已！”

“你没在这一带呆过，不知道他的厉害。那家伙把贫嘴都制服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白吗？”他把一串万能钥匙塞进口袋，推开了门。“快，进去干完活儿赶紧撤。”

“头儿让咱们从这发霉的仓库里拿些破卷宗干吗？”

“鬼知道。不过只要胖子让你跳河，你就只管脱衣服，明白我的意思吗？”

呆头咕哝了一声，从比他大的锁匠旁边钻进去。

锁匠咒骂了大鼻头乔一句，怨他派了这么个屁事不懂的孩子和他一起来。他要是自己来，干得会更好。但大鼻头乔是胖子的头儿，而马提奈兹在这一行当里也已混了多年，知道不得违拗从上面一层层下来的命令。

那毛孩子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一个破船舶公司的档案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办公室里穷的了当响，一分钱都看不到。

不过胖子图斯戴想要的东西，他就得弄到手。如果没有为他弄到你就得提出充足的理由，比如你后脑勺吃了枪子等。

呆头使劲拉开身旁一个文件柜最上层的抽屉。“好像是在这里面。”

“哇，呆头！你想拉响警报器啊！”

“我说，你怕什么，锁匠？出了事有我盯着，行不行？”呆头不屑他说，同时拍了拍肩上的枪套。

锁匠摇摇头，开始搜索档案。跟呆头这样的楞头青说不通。这傻瓜迟早得折腾进太平间。说不定用不了多久。

“找着了吗？”

“找着了。”

呆头从锁匠身后朝前皱着眉头看去。“南极出口公司？他们出口什么？冰块？”

“快，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你看来真的被那个蝙蝠怪物吓出问题了，是不是？”

锁匠咕哝了一声，朝门口走去。

呆头急忙跟在他身后穿过黝黑的仓库。光亮透过天窗洒进来，在地板上形成光斑。

“我说锁匠！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什么声音？好像房梁上有只鸟。”

锁匠看到一个蝙蝠怪物的影子，翅膀大张着，在他脚下的地板上移动。他没心思弄清影子来自何物，抓紧档案拼命奔跑起来。他听见呆头大叫了一声，但他没有停步。让这个笨蛋阿飞吃点儿苦头吧。

呆头一看见那影子，他刚才说的关于蝙蝠侠的所有玩笑和俏皮话似乎都卡在了他的喉咙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大叫一声，掉过身子，急忙去掏枪，同时看到一样东西从阴影里滑出来——它有翅膀，黑的像地狱的翅膀！

他手指扣动扳机，枪响了，枪身在他手里震动。他知道他击中了——这么近的距离他不可能击不中——但那个蝙蝠魔鬼继续朝他逼近，撞击在他的胸脯上，将他击倒在地。

像钢铁一样硬的手指刺入他的手腕，他尖叫着丢掉了手枪。他想从对方压着他的重量下挣脱出来，不料右下巴又挨了一拳，他的头顿时向后仰去，嘴里涌出了血。

蝙蝠侠抓住他西服上衣的翻领把他提拎起来，脸紧贴着他的脸，以致他俩的鼻子都快碰到了一起。呆头呻吟着。

“你来这儿干吗？”

呆头眼珠转动着，第一次看清抓他的人的面孔。蝙蝠侠戴着有两只尖耳朵的黑色头罩，身披羽毛斗篷，看上去像个魔鬼。

“我问你呢，来这儿干吗？这是最后一次问你。”

呆头当地痞已颇有年头，知道不能泄秘的规矩。格特姆最有本事的人也很难从他嘴里挖出什么东西。但眼前这个人可绝非只会吃干饭的饭桶。

“我们只是想看看档案，哥儿们！实话！除了档案我们没想偷别的！”

“你受谁的指使？”

“胖子图斯戴。”

蝙蝠侠一笑，这使呆头更觉紧张。“啊，是的，阿尔西德‘胖子’图斯戴。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蛀虫。他要档案干吗？”

“我发誓我不知道，哥儿们！我敢发誓！”

“和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是不是？”

“啊？”

蝙蝠侠使劲抓住呆头的翻领，几乎让他的脚尖离了地。

“是，是锁匠！把我放下，成不成？”

蝙蝠侠耸耸肩，松开了呆头的翻领。后者一屁股摔到了地板上，磕得他两眼直冒金星。

“我要是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你能放我走吗？”

“等你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胖子图斯戴后，我就把你交给警察。”

“你疯了？哪怕我只把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你，要是被他发现了，他非

用我的肠子做吊袜带不可！”

蝙蝠侠俯下身，又把呆头提拎起来，这回他提拎的是他昂贵的意大利丝绸领带。

“你不明白；我可不是在央求你。”

“我想——呃——我记得——呃——你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

“我以为你们得去值勤见”依比面包房的女服务员在柜台后打着哈欠说。“你俩在这儿已经呆了3个小时了，我不停地给你们斟咖啡。难道今晚街上没有犯罪活动吗？还是今天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节日？”

迈克亨尼耸耸肩，又抄起一个巴伐利亚奶油松饼咬了一口。“你不知道也碍不着你什么，戈提。是不是，斯通纳？”

“没错！”他的同伴说。这时，柜台上的报话机响了。

“……报告说在南极仓库听到枪声，请去调查……麦里迪斯大街 7809 号……再说一遍……”

迈克亨尼伸手把报话机的音量调小，继续吃着点心。两个警察都没从高脚凳上动窝。

“我说，麦里迪斯离这远吗？好像隔两个街区吧？”戈提边问边将咖啡斟入他们的杯子里。“你们还不去看一下？”

斯通纳斜眼瞟了一下他的搭档，把油煎饼泡进咖啡。“不必担心。对不对，迈克？”

“对。还有奶油蛋糕吗，戈提？戈提？你怎么了？哑巴了？”

戈提站在柜台后面，微张着嘴，两眼紧盯着面包房外停车场的方向，她手里的咖啡壶歪斜了，温热的咖啡淌到了她的长筒袜和白色平底鞋上。

迈克亨尼和斯通纳在座位上转过身，伸长脖子顺着戈提的目光望去。斯通纳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枪，但手却僵在了那里。

一辆车停在他们警车的旁边。它是黑色的，锃光瓦亮，外壳在停车场钠蒸气灯的照耀下酷似昆虫的甲壳。斯通纳过去见过不少低矮的车，但像这辆这样外形瘦长而样子凶猛可怕的车却从没见过。尽管它的发动机只是空转着，他却能感到柜台也在颤动。

他们正观望时，车子的甲壳朝后滑动，一个人——至少看上去像个人——从驾驶座里钻了出来。他足有6英尺高，穿一件紧身服装，脸上罩着一副带两只尖耳朵的面具，面具连着一袭长长的飘逸的斗篷。

迈克亨尼觉得他一晚上吃进肚子里的蛋糕和咖啡在胃里搅动起来。“噢，天，是他！”

“闭嘴，你这个笨蛋！”斯通纳低声说。

戴面罩的人从他车里的乘客座位上取出一团像是棉衣的东西，朝前走来。他用穿着靴子的一只脚踹开面包房的门。

“放松点、先生们，我并不想影响你们喝咖啡。”蝙蝠侠说着把他当天晚上的捕获物扔到他脚下，然后离开了。被捕获的人五花大绑，像是一头即将被打上烙印的牛犊。

被捆着的呆头嘴里塞着一条昂贵的丝质领带，正当迈克亨尼、斯通纳和戈提惊愕地盯着他时，蝙蝠车犹如它来时那样，又迅速而悄然无声地开走了。

“谁是爹爹的小宝贝？谁是我的小心肝儿，嗯？”

阿尔西德·图斯戴在胳膊上垫块厚布，一条小鳄鱼便偎在他打弯的胳膊

膊上。他抚弄着鳄鱼的下巴，那鳄鱼便发出呼噜声。

“瞧爹爹给他的小宝贝带来了什么！”图斯戴将一块生鸡肉在鳄鱼脑袋上晃动着。鳄鱼的眼睛里闪出一抹类似感兴趣的光泽。它长嘴往上一伸，将鸡肉叼到嘴里。

“多好的孩子！真是爹爹的小淘气！”

图斯戴的一个手下人把头探进办公室。“头儿，锁匠回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妙，呆头没回来。”

图斯戴蹙起眉，双下巴上皱起好几层褶子。“档案材料他带来了吗？”

“好像带来了。”

“很好。”图斯戴的双面老式写字台旁有个大鱼缸，他把他的宠物放进鱼缸里。“叫他进来。”

锁匠还没等通报的人迈出门坎就挤进了房间。锁匠黝黑的脸变得煞白，眼珠子几乎要瞪了出来。“头儿！头儿，这次我们彻底栽了！”

图斯戴努起深红色的嘴唇，用手挎着他双层下巴上的山羊胡。“锁匠，瞧你吓的，好像魂不附体了！”

“是蝙蝠侠，胖子！我们离开仓库时遭到了他的埋伏！”

图斯戴瞪大眼珠，好像面团上面嵌着两块黑玻璃球。“蝙蝠侠？他跟着你没有？”

“没有，但他抓住了呆头。我敢打赌那个傻小子把什么都说出来啦！”

“这以后再说吧。档案呢？你弄到了吗？”

锁匠从前克衫内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口袋。“这就是，头儿。南极出口公司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值得蝙蝠侠在那儿守着？”

图斯戴摩挲着纸袋里的文件，冷笑一声。“没什么——它只是为企鹅装门面的一家公司。”

锁匠噤嘴了一声，用手背抹抹嘴唇。“企——企鹅？”格特姆因拥有怪异的犯罪大盗而著称，而最恶毒的人除贫嘴之外就属得上企鹅了。

“那个滑稽的丑小子坏了我的事，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胖子图斯戴悻悻他说着挥舞了一下牛皮纸口袋，仿佛它着了火似的。“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收集那只恶鸟的生意情报。等我制他一下看他感觉怎么样。也许我无法在他身旁安插个心腹把他干掉，但我肯定能捣毁他的鸟巢——坏他的事！”

“可是，蝙蝠侠怎么办？”

“你说得有道理，锁匠。那个大侠同企鹅一样都是我的眼中钉！也许我该回老家过几周了。不管怎么说，狂欢节到了……”

“我怎么办？我敢肯定蝙蝠侠对我已……我需要找个地方避避风——直到他放弃时为止。”

图斯戴挠了挠他的第一层下巴，若有所思他说：“这可不容易，锁匠。蝙蝠侠可不是个肯放弃的人。”

“头儿，我求求你！他们要是再抓住我，就会把万能钥匙扔掉！”

“好！好！我会想个让他们找不到你的办法。”

“谢谢，胖子！我就知道你能帮哥儿们一把。”

图斯戴举起胖手指一挥。“这没什么，不必客气，锁匠。毕竟谁都知道我是个菩萨心肠。你先走吧，不过不要走前门，从我使用的后门走。”

锁匠拘谨地笑着，头点的像拨浪鼓。“是的，好。”他朝通往一条胡同的楼后门踱去。

“噢，锁匠？”

“什么事，胖子？”

“记住代我向小淘气的妈妈问好。”

图斯戴朝写字台桌面下方的一个暗钮一按，锁匠脚下立即出现了一个地板门。半分钟前锁匠还站在门首，一只手已握住了门把儿，眨眼之间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坠入地下水里时惨叫了一声，接着传来一个庞大的饥饿动物的嘶嘶声。地板门即刻又滑上了，锁匠即便再叫别人也听不到了。

警察局长詹姆斯·戈登望着桌子上的报告皱起眉头，他抚摸了一把鼻梁，思忖着他怎么可能既要管理格特姆市的警察局，同时又要确保城市的安全，这个问题他已考虑不止一次了。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不能单枪匹马地干。

他朝办公室窗外的信号灯望去，那是一只蝙蝠的剪影，后面衬托着飘浮在城市上空的云朵。他过分依赖于蝙蝠侠的帮助，不免使他颇感悲伤。局内一些毁损他的人甚至暗示披斗篷的斗士是支柱，在老百姓眼里警察局是完全靠他来支撑着的。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支仍包在闪闪发亮的赛璐玢纸里的雪茄。他把雪前放在手指间沉思地捻着。

“你不打算抽那根雪前吧，是不是？”

戈登急忙在转椅里转过身，正好看到蝙蝠侠从窗户进到他这间位于10层的办公室里。“我知道这是违背医生劝告的。可没人说我不能尝尝一支上等的雪前呀。你从没听说进屋应走前门吗？”

反犯罪斗士耸肩膀。“天知道有没有人在监视着前门。”

“你好像得了偏执狂了，”戈登嘟哝着又把雪茄放回原

“我愿意管这叫谨慎。谨慎是偏执狂吗？”

“我还得说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接近别人不合乎社会规范……”

“是你发出的信号，”蝙蝠侠踱到戈登的写字台前，坐到：一个角上，他两臂交叉在胸前，嘴角露着笑意。他每次出现时俩人都要来一番这样的对话。

“是我发的，是我发出的，”戈登叹了口气。“你还记得个叫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的小阿飞吧？”

“为胖子图斯戴卖命的那个？昨晚他盗窃我看守的一家仓库时被我抓住，后来我把他交给你的手下人了。我本想钓条大鱼，没想到他撞到网里了。我设法从他嘴里弄出了胖子图斯戴的地址，但我按那个地址赶到时，人已经跑了。呆头怎样了？”

“死了。”

戈登看下到他朋友面部的表情，但看到他绷紧了双肩。“死了？怎么死的？”

“左眼里被人插进了一把削尖了的牙刷。死得让人恶心。刚给他放出去十来分钟就被杀了。”

“胖子图斯戴干的？”

“还能有谁？那个胖家伙手够黑的。”

“我要抓住他，吉姆。我感到对呆头的死负有责任。要是我没逼他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图斯戴——”

“不是你的错——呆头知道干这行得冒险。”

“我还是感到不自在。”

“你怎么找他？他好像钻到地底下去了。”

“我知道他可能去了什么地方。”

“肯定在我的管区之外。”

“这么说吧，我一直喜欢参加狂欢节除夕夜的活动。”

赫布·霍顿一直想去看看狂欢节除夕夜。自从20年前他上高中时第一次听说届时有世界上最棒的自由表演后，他就幻想着能抽出时间，倘佯在新奥尔良古老的鹅卵石大街上，一只手里擎一杯热带冷饮，另一只胳膊上嫖着一个衣服穿得很少的小丑。

如今在格特姆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辛苦干了多年后，他终于登上了那座无忧无虑之城的道路，准备痛痛快快地玩他几天。他等着登机时，有些不安地摆弄着手中的随身行李。

空姐冲着聚集在大厅里的各式各样的旅客愉快地笑笑，对着话筒说：

“这是直接飞往新奥尔良的格特姆410号航班。头等舱和持白金登机卡的旅客现在请上机。”

普通舱的旅客烦躁不安地咕哝着什么，他们查看着自己的登机卡，然后又观望着一小部分头等舱的乘客朝登机甬道走去。赫布身后的一个女人捅了他一下，指向一个高大魁梧的30来岁的男人，那人穿一件高档驼色运动茄克衫，一只旅行袋横挎在宽肩膀上。

“喂，那是布鲁斯·韦恩吗？”

“那个百万富翁？”赫布颇有兴趣地扬起一只眉毛。

女人急切地点点头。“不知他干吗要做一架普通的飞机？我想像他这种人应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赫布耸耸肩。他对那些在报纸的社交版出现的阔佬们的活动从不关心。他主要对体育名星和格特姆神秘的蝙蝠侠那类名人感兴趣。“说不定这家航空公司就是他的。”

“嗯，一定是这样，”女人颌首，显然对这种对韦恩的不事铺张的行为的解释感到满意。

还没等女人进一步与赫布探讨名人和富豪的旅行习性，扬声器里已通知让大家登机，于是赫布朝入口处走去，所有有关腰缠万贯的公子哥儿们的想法从他脑子里完全消失。

“欢迎来新奥尔良，韦恩先生。我们希望你在百合花饭店过得愉快。”搬行李的服务员边笑边摸着自己的刘海儿。

“我会过得愉快的。”

“你想不想把饭送到你的房间，韦恩先生？我们饭店有一家出色的四星级餐厅……”

“不需要，谢谢。我的饭都在外面吃，而且我回来的时间也不固定。毕竟是狂欢节的时候。”

“当然。”

行李员离开房间后，韦恩吐了一大口气，浑身不免抖了一下。他讨厌人们在他以老百姓的身份出现时对他阿谀奉承。伴随着蝙蝠侠的是恐怖和焦虑，围绕着布鲁斯·韦恩的则是谄媚讨好，若让他必须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他宁肯选择恐怖，至少恐怖是种真实的情感。

查看了一下房间感到安全后，他打开旅行袋，拿出了化妆袋。好在是狂欢节，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人群中走动而不被注意，这在格特姆是根本办不

到的。他取出一个小型舞台化妆箱，审视着里面经过仔细挑选的仿真鼻子、伤疤。脸部毛发和有色隐形眼镜。

既然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已在新奥尔良亮相，也就到了他性格中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出现的时候了。

“不贵，一晚上 15 块，住就住，不住拉倒。”蜂蜜旅馆的前台服务员穿着一条肥大的卡基布裤，一件脏兮兮的什衫，几天没刮的胡子覆盖了他的下已。他一边无动于衷地搔挠着他的大肚皮，一边看着那个身穿海外商人衣帽、身高体壮的男人打量着房间墙壁上布满裂缝的壁纸，没有灯罩的灯泡和站不稳的家具。

商人咕哝了一声，将 6 张卷着的 10 元钞票递给服务员，后者以变戏法般的速度把钱塞进了兜里。

“我在登记簿上应该写上什么名字？”

“叫我伊什梅尔好了。”

前台服务员眼珠一转。“狂欢节之夜快乐！”

赫布·霍顿将他的化妆服铺开在床上，它颇像一张蛇皮。虽然他已近不惑之年，但每次见到这服装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

这套服装破费了他一大笔钱，几乎值一套体面的丝质西服，不过这值得。自从他离婚后，花这样的钱他可以自己作主，而不必再找借口了。而且作为一名会计，他早就学会了怎么管理他的收入，以便偶尔能根据自己的冲动买些贵重的东西。

他脱去身上的普通服装，开始装扮自己，尽情享受皮革和弹性纤维与他肉体摩擦时的那种感受。他雇的裁缝对这身服装可谓倾注了心血。它对原件模仿得极为逼真，连万能皮带上的霰弹筒和胸部的徽标都分毫不差。胸部和腹部还有海绵橡皮肌肉，以遮掩赫布称不上英武的体魄。

当他把面罩拉到脸上时，他感受到一种期待的激动，盼望着夜晚及夜晚包容的神秘快些到来。他思忖真蝙蝠侠在潜入格特姆龌龊的街道与罪犯打斗之前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他来到法语区时，狭窄的街道上已挤满了大约数千名狂欢者。波旁街已成了人的海洋，有的穿着化妆服，有的穿着普通服装，但所有的人手里都捏着啤酒罐。招揽生意的人在各类脱衣舞厅前嘶哑地叫喊着，向喝得醉醺醺的游客兜售平时享受不到的刺激和快乐。街头艺人弹着吉它，用洗衣板敲着节奏。人群在法语区上下攒动，犹如血管里的血液在涌动。他们当中有游客、本地人、幻想家，傻瓜、杀人犯和被追杀者，所有的人都拥挤混杂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

尽管夜晚的节庆活动不能排除一定的危险，但法语区并没有格特姆市所特有的潜在的威胁。这座城市最古老和最闻名的区域里充满了扒手、抢钱包的。妓女。拉皮条的、骚扰者、骗子和贩毒的，但新奥尔良的黑社会没有赫布所熟悉的那些极富神奇色彩和危险的罪犯。或许新奥尔良不吸引穿化妆服的诸如贫嘴和企鹅之类的罪犯，因为这里不需要他们。穿化妆服的大侠在这里也用不着。

他正这样遐想着，突然瞥见一个极为熟悉的咧嘴笑的姿式和绿色的头发。他心跳加剧，肾上腺素猛增。

贫嘴？他也来这儿了？不！这不可能！他仍在阿克哈姆精神病院里，穿着那身特殊的紫色条纹囚衣！

不过他已有好几天没跟戈登局长联系了，而且贫嘴过去也曾逃跑过……于是他拉出一段较安全的距离，跟上了那个穿紫色条纹前克、脸上涂着小丑式白粉的灌瘦的人。把狂欢节之夜当成避护所，躲藏在大庭广众之中正是贫嘴扭曲了的幽默感。

贫嘴在街角拐了个弯，消失在另一条人烟稀少的小街上。霍顿紧跟着他的目标，既不愿暴露自己，又不想失去猎物的行踪。贫嘴在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门口停下，和看门的聊了起来。守门的大笑一声，身子前倾，在贫嘴的嘴上吻了一口，将口红和小丑白粉蹭到自己脸上。狂欢节期间相貌可以迷惑人。

即使赫布·霍顿死后上了天堂，他也不会感到比这会儿更愉快了。此时他身披帅气的蝙蝠侠行头，神气活现地行于法语区的街头。他已经被好几个人拦住，要求和他合影。两三个漂亮的妓女甚至从阳台的铁栅栏后向他招手。

“嘿！是蝙蝠侠！”一个穿着重金属制成的T恤的小伙子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说。赫布向他致敬回礼。

是的，这个主意比打扮成牛仔或小丑强出百倍。这套服装极贵，但每分钱都值得。由于他的谢顶和会计师的干瘪身材都隐藏在服装里，他看上去与真的蝙蝠侠毫无二致。

“喂！截住那个人！抓小偷！”

赫布刚看到那个抢钱包的就与他撞了个满怀。他衣服上的海绵橡皮抗住了冲力，使他站稳了脚跟，而小偷却扑通一声摔倒在马路边上。小偷抬头朝赫布一看，顿时脸色变得煞白。

“别打我！别打我！”小偷举起双手祈求道。

赫布一时间不知道对方在干吗——接着他意识到小偷所看到的并非是会计师赫布·霍顿，而是可怕的黑衣骑士侦探，后者的相貌令各地的罪犯都胆战心惊。

一群人朝他俩围将上来，众人激动地嚷嚷着。

“怎么了？”

“是蝙蝠侠！他抓住了抢那个妇女钱包的家伙！”

“蝙蝠侠？真的？”

“没错！他一个指头就把这个贼撂倒了。”

“真牛！”

“蝙蝠侠！为我再踢那家伙两脚。”

“对！给他点儿颜色看！”

“嘿，蝙蝠侠！给我签个名好吗？”

“给我也签一个！”

赫布的脸在面罩里开始冒汗。这真是奇怪。与旅客们一起拍张节日照是一回事，被人众星捧月地围住就是另一码事了。

“别围着我！”他大吼一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有人伸手揪住了他的斗篷；他设法又让那人松了手。

“哇！真的是蝙蝠侠！”

赫布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正站在附近的一个门洞里看着他。

“看见了吗？蝙蝠侠进城了。”

“胖子肯定想知道这一消息。”

赫布摇摇头，仍不敢相信发生在波旁街上的这一幕。

我被误认为蝙蝠侠了！我！赫布·霍顿，一个性情温和的会计师！

抢钱包的扒手抬头盯着他戴面具的脸时，他眸子里流露出的是不加掩饰的惧怕。想想看，竟然有人害怕赫布·霍顿！他要是能在税务局里看到那种恐惧就好了。这多少让他颇觉激动。但要是那家伙拔出手枪怎么办？他化妆服上的海绵橡皮可以抵挡凶猛的拳击，还可能不怕刀刺，但那么近距离的枪子？实在不敢多想。

借助他所崇拜的英雄耀武扬威地哗众取宠尚还无妨。但去担当这身衣服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危险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在短暂的令他激动的瞬间，他体会到了做蝙蝠侠的滋味。

哇。真令人兴奋。

他走进一条狭窄而且几乎无人的小巷，它的两边是圣路易教堂街和卡比尔多街。一股刺鼻的啤酒味和尿味迎面扑来，他皱起鼻子。一个喝醉的人踉跄着脚步在墙边撒尿，赫布做了个鬼脸。在格特姆绝对见不到这种景致，至少在他住的地区看不到。

“喂，哥们儿——”醉鬼掉过头截住他的去路。“有零花钱吗？”

“对不起，我——”赫布的话还没说完后脑勺上就挨了一棍子。

醉鬼此时奇迹般的清醒过来，往两片嘴唇中间送了根丁香烟，用白金打火机点着。

“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蝙蝠侠，啊？真逗，没想到这么好对付。”

刚开始他耳朵里嗡嗡乱响，好像摇滚歌星吉米·亨德里克斯跑进他脑袋里咣咣地奏起了强音踏板。赫布呻吟地摇着头，不知是想甩掉脑袋里的噪音还是疼痛。

他视线模糊地朝周围望去；他似乎置身在一座仓库里，而且那仓库显得很破旧。

“啊！我们的客人醒了！”

赫布扬起阵阵发疼的头，看到眼前是一位古怪的穿着满是皱褶的泡泡纱服装的大胖子。胖子的屁股舒适地放在一把皮革扶手椅里，两腿的脚腕子交叉着。他一只胖手上托着只小鳄鱼，另一只手抚弄着鳄鱼的下巴、就像一个绝了经的家庭主妇在娇宠着她的墨西哥狗。

“哦，是什么？……”赫布想抬手按摩他疼痛的头部、却发现他被绑在椅子上。

“怎么，蝙蝠侠？南方的气候你受不了？潮湿得让你连力气都没有了？”

赫布惊恐地大睁开眼。“等等——你以为我是蝙蝠侠？”

“得了，蝙蝠侠！你想说我认错了人，是不是？你以为我会吃你这套把戏？格特姆早就传开了，说你为了那个坐大牢的呆头阿飞决心要抓住我，所以我知道你一直在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认识呆头是什么人！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算了，蝙蝠侠——别装蒜了。这可不像你……”

“我没装蒜！”赫布觉得自己的声音是从脑袋里发出来的，不免惊愕。

“我不是你想象的人！不是蝙蝠侠！我叫赫布·霍顿，是个会计师！真见鬼！”

“我说蝙蝠侠——我希望你玩点儿新的花样！”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可以看我的驾驶执照！”

赫布朝系在他服装上的万能皮带上的一只口袋点点头。“我的钱夹在那

儿——你自己看！”

胖子图斯戴示意一名五大三粗的穿黑西服的打手搜赫布的身。“查一下，摩莫斯。不过要小心点儿。他那儿可能有烟雾弹或催眠瓦斯……”

“拿到了，头儿。”摩莫斯把赫布的咖啡色皮钱夹递给他的老板。胖子图斯戴打开钱包，审视着塑料膜底下赫布那张表情呆滞的脸。

“看到了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这也说明不了你不是蝙蝠侠。”

“什么？”

“没人知道蝙蝠侠是谁，长得什么样。这上面说你住在格特姆市。”

“那又怎么样？”

“难道你穿着蝙蝠侠的服装突然出现在新奥尔良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上帝，今天是狂欢节之夜！这只是一身荒唐的化妆服！我要是来自华盛顿，穿一身乔治·布什的打扮，也不能说我就是总统啊！”

“恐怕我不能冒险听信你的话，霍顿先生也好——或是别的什么人……”

“这实在荒唐！我根本不是蝙蝠侠！”

胖子图斯戴一耸肩。“你是不是都无所谓。如果你是蝙蝠侠，你就得死。如果不是……我也不能放你走掉，让你向当地政府报告我绑架了你，是不是？”

“你完全搞错了！我不是蝙蝠侠！我发誓我不是！我怎样才能证实我的话是真的呢？为你填一份所得税申报书？”

“考莫斯？摩莫斯？能个能请你们把我们的客人从我面前带走？”

于是胖子图斯戴的两名打手扑向他，赫布边骂边无奈地想挣脱绑缚他的绳索。他认出那个个儿矮的家伙正是装成醉鬼，抽着难闻的了香烟在小巷里对他设埋伏的人。

“别乱动，”考莫斯呵斥着将烟灰弹到赫布的斗篷上。“动得越厉害你就越倒霉。”

“什么意思？”

考莫斯从西服里掏出一把枪，除了电影之外，那是赫布见到过的最长的手枪。考莫斯推下保险机，用枪口顶住赫布的有太阳穴。

“你猜猜。”

令他惊奇的是，当一把装着子弹的手枪顶住他脑袋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蓦地，赫布真切地意识到他身体上的每一根毛发都立了起来。

胖子图斯戴沮丧地摇摇头。“这家伙居然能制服贫嘴，真令人难以置信，是不是，伙计们？你来南方是犯了个大错，蝙蝠侠。你应该呆在家里。”

摩莫斯为赫布松了绑，一把将其拽了起来。赫布的血液又流回到四肢时使他一惊。

“你让我们在哪儿把他废了，胖子？”

“在哪儿都行，只要别当着我的面，不过子弹得打进他的脑袋。另外把他的面具带回来给我！我要把它专门送给我的朋友企鹅，让他知道胖子图斯戴可不是长鼻子小丑想随意摆弄的人。”

“好，头儿。”

赫布早已被吓得失去了反抗能力。不知怎么的，他梦想中的度假变成了噩梦，使他无法醒来。他所希望的不过是参加狂欢节之夜，化妆成他所崇拜

的一位英雄，就这么简单。但现在他即将要被人以黑社会的方式处决，都是因为自己被荒唐地弄错了身份。这便是他当游客换来的代价。

“走吧，披着袍子的牛士，我们到街上表演去。我许诺了我的孩子，今晚要带他们看游行，”考莫斯嘟囔着。

“可是——可是——”

“我知道你想说‘你们完全搞错了’。他们都会这么说。”

陡地，房顶上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4个人抬起头，愕然地看到一个穿黑服装披长袍的人两臂护着两眼撞开天窗跳了下来。闯入者落地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轻松熟练地往前一滚。正当考莫斯和摩莫斯哑然地张着嘴时，那个人弹立起来，将长袍往后一掀，他意然是……

佐罗？

考莫斯和摩莫斯迷惑地面面相觑。

“怎么——”

俩人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佐罗前冲一步，利剑一挥，将考莫斯手中的枪击落。考莫斯尖叫一声，将流血的右手夹到左胳肢窝底下。

“他刺伤了我！他刺伤了我！”

摩莫斯松开赫布，手伸进衣服里去掏枪，但为时已晚。佐罗像拳击冠军似地飞起一脚，一下踢中了大个子的下巴。摩莫斯一翻白眼，一声没吭就摔倒在了地上。

“开枪打他！朝他开枪！”考莫斯踉跄着去摸枪时胖子图斯戴尖声嚷道。

佐罗从腰带上取下绳索，手腕娴熟地一抖朝考莫斯抛去，犹如牧人套马般轻松地将那个打手放倒在地。

佐罗伸出手，拍拍赫布的肩膀。“你没事吧，霍顿先生？”

胖子图斯戴从椅子上站起来，由于用劲而脸色发紫。“骗局！肮脏而卑鄙的花招！我早该看出来！蝙蝠侠绝不会那样可怜地哀求！”

佐罗朝那个恶霸转过身，用长剑代替手指着他。“胖子图斯戴，我要把你带回格特姆市审判你杀害埃特金‘呆头’海斯基尔的罪行，还要质问你萨尔瓦多‘锁匠’马提奈兹是怎么失踪的。”

“我说，带面具的伙计，我很乐意遵从你的吩咐——不过恐怕我得先让你——去死！”

胖子图斯戴取出一个类似电视遥控器的玩艺儿，按下键钮。瞬间，佐罗和赫布脚下的地板消失了。赫布正好站在活动地板的边缘，及时跳开来，但佐罗却没那么幸运。

赫布朝仓库底下的那个洞口望去。洞至少有两层楼深，而且可以听到一只庞大的爬行动物在下面的污水里游来游去，发着嘶嘶的声音。他本以为会看到佐罗被鳄鱼强有力的大嘴夹往，不料却发现他的救命恩人用手指尖扒住了活动地板的边缘。正当佐罗的手指快滑下去之际，赫布伸手抓住了他，把他拖出了陷阱。

佐罗望着赫布戴着面具的脸，恶作剧地一笑。“谢谢。”

胖子图斯戴钻出黑侗洞的仓库，朝停在巷子里的罗斯罗伊斯轿车跑公，他急促地喘着气，就像一个百孔千疮的破暖气。他的胳膊和腿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他真不该只带摩莫斯和考莫斯这两个保镖到新奥尔良来！这两个不中用的东西！

“傻瓜！我周围除了傻瓜就是笨蛋！对不对，我的宝贝？”他气喘吁吁

地对手里的鳄鱼说。“忘恩负义的家伙和笨蛋！他们都是一个德性！我得到什么回报了？我这个大好人？”当他这样忿忿不平地思索时，抓着鳄鱼的手越握越紧，直至小淘气的眼珠像充气气球似地几乎从眼眶里挤出来。“这不公平！一点儿都不公平！我——”

小淘气的利齿咬住了胖子图斯戴的小姆指，他顿时惨叫了一声。这个恶棍转圈跳了起来，以他这样肥笨的身材，跳得还蛮灵巧，同时挥舞着手臂想把手从鳄鱼嘴里挣脱出来。

“噢！去你的！”

小淘气噔一声坠到了地上。它针尖一样锋利的两排牙齿中间仿佛叼着一根粉红色的口香糖雪茄。

“我的手指！你把我手指咬掉了！我要杀了你！”胖子图斯戴抬起一条肥硕的树干般的腿，准备将他从前的宠物踩成烂泥。他刚要发起那致命的一击，却突然用余下的肥手指抓住了自己胸脯，脸色白得像张纸。

“不，不要现在。不要。现在。”

胖子图斯敏就像盛着400磅板油的大口袋似地轰然倒地。他胸部疼痛剧烈，视觉犹如一台旧黑白电视机似地忽隐忽现。当他看到一个酷似死亡天使的人朝他俯下身盯住他的脸时，他发出一声窒息般的恐惧的叫声。

“他犯心脏病了。”

接着一个魔鬼的脑袋又跳入他的眼帘。“他活该。”

“去找个电话，拨919。我留在这儿给他做人工呼吸。”

“什么？你想救活这个社会渣滓？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还要救他？”

“霍顿先生，他是个冷面杀手，可我不是。我不能袖手旁观地看着一个人死去，哪怕他是个杀人犯。我可以在法律之外行事，但我不能装糊涂，凌驾于法律之上。”

赫布踌躇片刻，然后急忙走开去找公用电话。

胖子图斯戴使劲抓住他黑衣救星的胳膊。他终于缓过一口气嗫嚅着说：“我——我可以交给你——企鹅——如果你——放了——我的话——怎么样？”

死亡天使摇摇头。“没门儿。我随时都可以抓住企鹅，胖子。我要的是你。”

赫布一边喝着一名巡警水壶里的咖啡，一边看着医务人员把胖子图斯戴肥大的身躯从救护车的后部抬了进去。

“等他病情稳定后，他们就把他运回格特姆，”警察解释兑。“好像要逮捕他，他被指控犯有一两起凶杀罪，更不用说诈骗罪了。你发现他躺在小巷里，真有意思……”

赫布咕哝了一声，耸耸肩。“我现在可以走了吧，警官？”

“当然，霍顿先生。我们要是还有别的问题，会通知你住的饭店的。谢谢你的帮助。”

“我只是想做个好公民。”

“要不要开车送你回你注的地方，先生？你可以搭我们的警车。”

“不，谢谢。我想步行。”

警察皱起眉头。“你真想步行？这一带你不熟悉。”

赫布咧嘴一笑，把面罩拉回到脸上。“碰碰运气吧。”

“随你便吧。噢，好漂亮的服装。”

佐罗正在警察警戒圈以外的阴影里等着赫布。他身穿紧身裤和宽松的丝质衬衫，显然他不需要海绵橡皮肌肉来衬托他英武的身材。

“ 谢谢你没有在警察面前提我的名字。 ”

“ 你就是他，对不对？ ”

佐罗笑笑，点点头。

“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

“ 可以。 ”

“ 你完全可以穿着你平时的打扮走在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上，但你为什么要装扮成佐罗呢？ ”

对方大笑一声摇摇头。“ 霍顿先生，你应该是唯一知道我选择这身打扮原因的人。今天是狂欢节之夜啊！这是去除你平日的面具，装扮成你内心深处所秘密崇拜的人的时刻！ ”

“ 可是——你是蝙蝠侠啊！ ”

佐罗又大笑起来，接着朝黑暗中走去，在完全遁入等待他的夜色之前，他执剑行了个礼。“ 记住，霍顿先生！我们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